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seal]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四

儒林五

范沖　朱震　胡安國 子寅 宏 寧

范沖字元長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即位名為虞部員外郎俄出為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

酒宫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懐為官家

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見其比

曩因姦臣誣謗有玷聖德建炎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録

未經删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上悚然亟

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録名沖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沖

父祖禹元祐中甞修神宗實録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

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

是復以命沖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

屬卿沖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命沖與朱震專講沖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善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沖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為資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贊讀詔曰朕為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于一身選于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宫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

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沖德行文學為時正人迺祖發議嘉祐之初迺父納忠元祐之際敷求是似尚有典刑顧資善之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朕方求多聞之益爾實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有餘裕蔽自朕志宜即安之時張浚在長沙亦薦沖震可備訓導沖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命建國公見翊善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沖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

祠卒年七十五沖之修神宗實錄也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删去者以黄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録别為一書名辨誣録沖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沖所沖撫育之為光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光之族曽孫宗召主光祀又嘗薦尹焞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名為司勲員外郎震稱

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為叅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亷正守道士之冠冕使立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㫖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為祠部員外郎薫川陜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冦來則禦冦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

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祕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爲贊讀仍賜五品服遷中書舍人兼翊善時郭千里除將作監丞震言千里侵奪民田曾經按治顧寢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

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奬勸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者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叅議卒用御史

趙溪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七年震謝病丐祠
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
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
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漑漑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
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
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
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
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

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是故其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頴川靳裁之為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於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

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為第三為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為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

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元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為親而仕令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名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

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闡發獨智又言
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
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
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
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
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
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藴畫一
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

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揺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名卿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即指爲朋黨見安國論奏愠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名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

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息遣中書舍人晁説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彊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南仲既傾宰相吴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説之視大臣為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為去就

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為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為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為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禦敵安國言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令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

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据見令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為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衂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為綱遊説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為侍從雖當獻納至

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纖㸃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㮚從而擠之詔與郡㮚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為郎在城

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名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名安國言昨因繳奏徧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黄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

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名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邺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寛隠論定計畧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

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内為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讎敵迎復兩宫論正心謂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知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彊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彊於為善益新厥德使信

於諸夏閒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為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句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㸃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

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黄潛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緘黙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冡司苗劉肆逆貪坐苟容辱逮君父令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録黄不下左相吕頤浩特令校正黄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令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

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
權先儒力排其說盖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
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
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之時而與勝非
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
去異已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為朋黨且曰黨魁在瑣
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即引勝非為助而降旨曰胡安
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

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徽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僊都觀是夕彗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令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即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

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䟽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户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徳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

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説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孫謚曰文定葢非常格也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没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

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名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内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来儒者進

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為府教授良佐為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

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

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

以移其心别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㮚薦名除祕書省校書郎楊時為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樞密使張浚薦為駕部郎官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曰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出師河北二聖既還則當糾合

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敵入關陝漫不捍禦盜賊橫潰莫敢誰何元元無辜百萬塗地方且製造文物講行郊報自謂中興金人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淮甸流血追及返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一向畏縮遠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茍已未有乘衰微闕絶之後固陋以為榮茍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

禍者也黄潛善與汪伯彦方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曾不思宗廟則草莾湮之陵闕則畚鍤驚之堂堂中華戎馬生之潛善伯彦所以誤陛下陷陵廟蹙土宇喪生靈者可勝罪乎本初嗣服既不為迎二聖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致于令德義不孚號令不行刑罰不威爵賞不勸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一去天命難恃雖欲羈

棲山海恐非為自全之計顧下詔曰繼紹大統出于臣庶之謟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于僥倖之心而不慮其禍金人逆天亂倫朕義不共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名四海聳動人心決意講武戎衣臨陣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武勇必雲合響應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與退保吳越豈可同年而語哉自古中國彊盛如漢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併吞掃滅極其兵力而後

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彊凌弱且如此令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凶頑之尼堪豈有是理哉令日圖復中興之策莫大於罷絶和議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戡大憝者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冀幸萬一者虛文也屈已求賢信用羣策者求賢之實也

外示禮貌不用其言者虛文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和顏泛受內惡切直者虛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親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虛文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教習兒戲紀律蕩然者虛文也遴選守剌久於其官痛刈姦贓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軍須戎具征求取辦蠲租赦令苟以欺之者虛文也若夫保宗廟陵

寢土地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爲中興之實政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黥首爲血爲肉以此六虚者行乎其間則爲今日虚文陛下戴黄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扇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彼尼堪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雹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意吾方擁虚器茫然未知所之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

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日遠而銷亡矣安石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古之稱中興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令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

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昔宗澤一老從官耳猶能推誠感動羣賊北連懷衛同迎二聖剋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何況陛下身為子弟欲北向而有為將見舉四海為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掃除妖沴遠迓父兄稱宋中興其與惕息遁藏蹈危負恥如今日豈不天地相絶哉疏入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省費裕國彊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

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十二月復名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金人驚動陵寢殘毁宗廟刼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頃者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茍歲月九年于兹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見效令無故蹈庸臣之轍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為陛下不取也若謂不少貶屈如二聖何則自

丁未以至甲寅所爲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聖之所在者誰歟聞二聖之聲音者誰歟得金人之要領而息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黄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聖所懼在刼質所畏在用兵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不悟也天下謂自是必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當今之事莫大於金人之怨欲報此怨必殄此讎用復讎之議而不用講和之政使

天下皆知金人為不共戴天之讎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苟為不然彼或願與陛下歃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聖意直以世讎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高宗嘉納云胡寅論使事詞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名至都堂諭旨仍降詔奬諭既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為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

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
遂乞便郡就養始寅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
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命詞
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為戒故寅所撰詞多誥誡於
是媢忌者衆朝廷辨宣仁聖烈之誣行遣章惇蔡卞皆
寅草面授上旨令寅撰進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
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
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

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
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
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俄乞
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
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復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
諫通鄰好不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
自便尋復其官紹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
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

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絶新州謫命下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其為文根著義理有斐然集三十卷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畧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

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潛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于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沈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

信矣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叟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劫於讎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

相持而泣歎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嗌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為況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羣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来還兩宫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子孫之所以寢苫枕戈弗

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為讎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為負叛者有協贊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随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寛之不敢以為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絶也中原士民没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己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懐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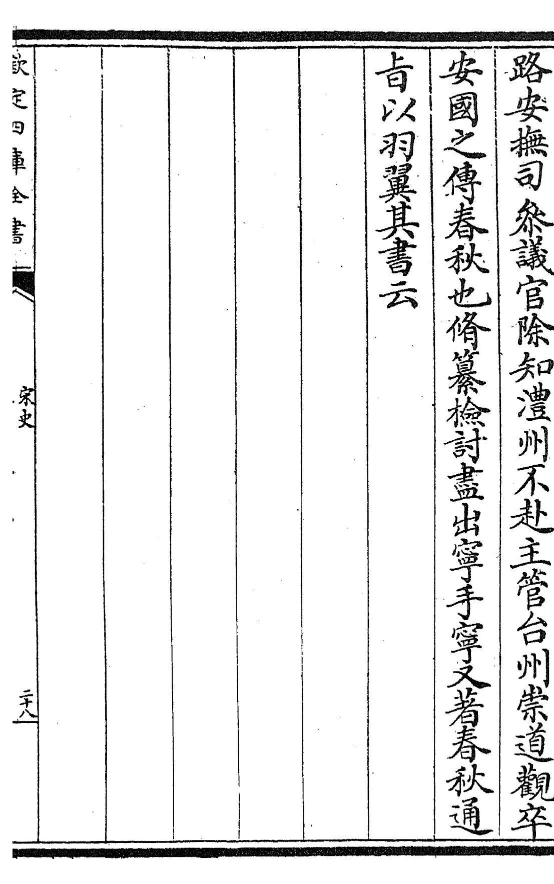
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屛棄故姦諛敢挾紹述之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國家君臣夫婦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内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栖于沙漠皇輿僻寄于東吳囂囂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于因循憚于更變亡三綱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勢利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

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升平乎末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易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

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閑為國子司業請
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
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盖怨秦之以彊力
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憯勝于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
刼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
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為大恩
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
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

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閤下目覩忘讎滅理北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

意欲用之宏作書止敘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名故示之以不可名之端檜死宏被名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寧字和仲以蔭補官秦檜當國名試館職除敕令所删定官秦熺知樞密院事檜問寧曰熺近除外議云何寧曰外議以為相公必不為蔡京之所為也遷太常丞祠部郎官初以寧父兄故名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為夔



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安國之傳春秋也脩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六十四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五

儒林六

陳亮 鄭樵 林霆附 李道傳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

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為上客及葵為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脩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

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

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江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况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

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恐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絶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令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道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

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是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黄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

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

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妾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令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

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忽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

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絶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

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

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彊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

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竒才不慕絶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耻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别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

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寛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

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勤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别行教閱以為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别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

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致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鋭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

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恐䎗事儺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儺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彊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恵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税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豈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

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茍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

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岳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

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

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吕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為彊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

雇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况
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
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徃徃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
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
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
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
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
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

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建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

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葢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茍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

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
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
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
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
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
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
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
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

謀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

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覿知之將見
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已不悦大臣尤惡其
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
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
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
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
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
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

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
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
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
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
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
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
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
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茍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

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十六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荅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

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

武臣也臣所以為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

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因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諭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

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餘

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生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馳驅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

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通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讎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儻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

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令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畧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

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竒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

光宗不朝重華宫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内寧宗在東宫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閲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

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産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絶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

皆器之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廸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脩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繙閱

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同郡林霆字時隱擢政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良產矣紹興中為勅令所删定官力詆秦檜和議之非即掛

冠去當世高之

李道傳字貫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嘗為宗正寺主簿道傳少莊重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擢慶元二年進士第調利州司戸叅軍徙蓬州教授開禧用兵金人窺散關急道傳以諸司檄計事道聞吳曦反痛憤見於形色遣其客間道持書遺安撫使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非雄才犯順首亂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決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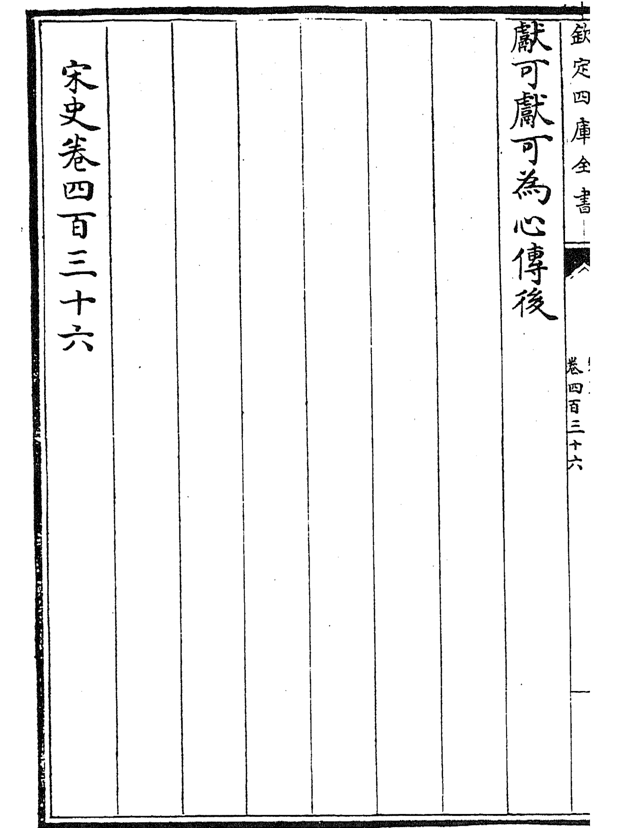
舉不惟內變可定抑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覦正使不撓亦無愧千古矣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進官二等嘉定初名為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於是皆辭不受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

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
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為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
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
詔崇尚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
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惇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
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道傳
道傳不為動兼權考功郎官遷著作郎時薛拯胡榘等
皆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

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郡於是出知真州城圮弗治道傳甓之築兩石壩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為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胥吏為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繫者二百餘人弛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讎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

臣真德秀振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廣德守魏峴劾教官林庠委堂試而任荒政挾漕臣以淩郡守且言真德秀輕視朝廷自專掠美乞遠之道傳上疏力辯峴坐免會胡榘為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上自宮掖次及朝廷以侍從臺諫闕失盡言無所諱帝不以為忤除兵部

郎官辭未就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指意乞授以節鎮
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詔特轉一官
致仕謚文節道傳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朱熹之門而
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篤於踐履氣
節卓然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
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謁告真德秀造焉卧榻
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居官以
惠利為本振荒遺愛江東人久而思焉三子達可當可



獻可獻可為心傳後

宋史卷四百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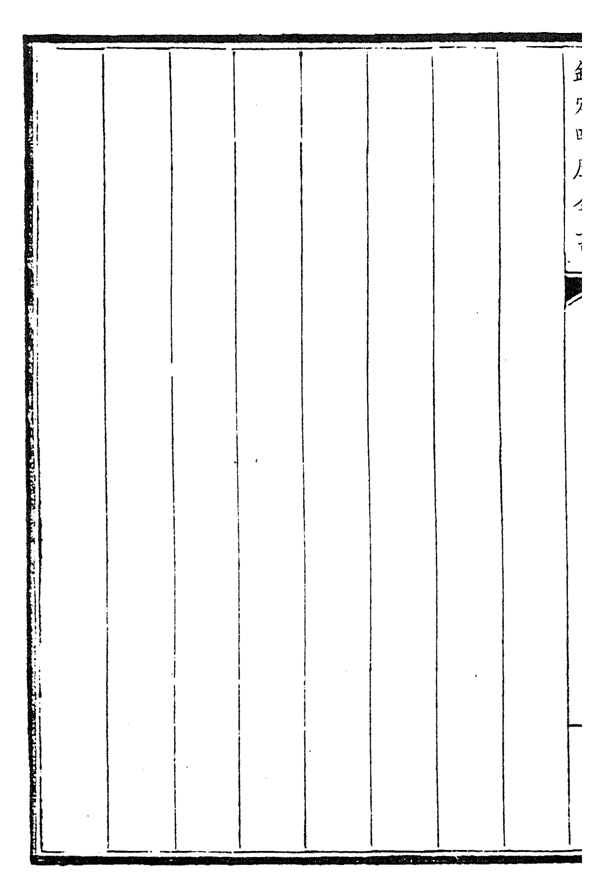
謹案卷四百三十五第五頁後八行宰執以無詆元祐語刊本執訛職今改

第十二頁後四行臣以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為列

按上下文義之時疑當作侍講

卷四百三十六第五頁前七行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刊本紂訛紏今改

第十三頁後五行籠絡小儒刊本儒訛孺據龍川文集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録舉人臣葉大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六十五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儒林七

程迥 劉清之 真德秀 魏了翁

廖德明

程迥字可久應天府寧陵人家于沙隨靖康之亂徙紹

興之餘姚年十五丁内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訓武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諉迥迥曰大烈死貲産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可也調饒州德興丞盜入縣民齊氏家平素所不快者皆胥絓逮獄州屬迥決禁囚辨其寃者縱遣之豹訟不已會獲盜寧國

匈猶訟還所縱之人迥曰盜既獲矣再令追捕或死於道路使其骨肉何依豈審冤之道哉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為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盡誅其黨刳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迥取春秋復讎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改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輙私賣田其從子愬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倢母死服闋日理為己分令天下郡縣視此

為法迴為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清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别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徧愬有司而達于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之道為衛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憂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横集也按令文分財産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

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歸于其母其日前所費乃卑幼輒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為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師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為人母者民饑府檄有廵閉糴及糴與商賈者迥即論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於稅賦是以出糶非上戶也縣境不出貨寳茍不與外人交

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今强者羣聚脅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吾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諭再三見從乃已縣大水亡稻麥郡蠲租税至薄迥白於府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猶曰渡江後來未甞全放恐戶部不從迥力論之曰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夏税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不可謂寛議乃息境内有婦人傭身紡績舂簸以養其姑姑感婦孝每受食即以手加額仰天而祝之其子為人

牧牛亦乾飯以餉祖母逥廉得之為紀其事白于郡郡給以錢粟調信州上饒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加倍又取斛面米逥力止絶之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曽不是思而横歛虐民鬼神其無知乎州郡督索經總錢甚急逥曰斯錢古之除陌之類今其類乃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奉祠寓居番陽之蕭寺程祥者從伯父待制昌禹來居番陽昌禹死遂失所依祥繼亡祥妻度氏猶質賣奩具以撫育孤子久之

罄竭瀕死鄰家皆莫識其面有欲醮之者度曰吾兒幼若事他人使毋不得撫其子豈不負良人乎終辭焉或為迴言其事迴走告於郡守月給之錢粟迴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强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辭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詐以草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為之陳說詩書質問疑難者不問蚤暮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

以厲風俗或周其窮阨俾全節行聽決獄訟期於明允
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爲苟止貴溪民僞作
吳漸名誣愬縣令石邦彥迥言匿名書不當受轉運使
不謂然遂興大獄瘐死者十有四人及聞省寺訖報如
迥言迥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
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
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辨太
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醫經正本書條

具乾道新書度量權三器圖義四聲韻淳熙禊志南齋小集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此有志之士所為悼歎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受業於兄靖之甘貧力學博極

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袁州宜春縣主簿未上丁父憂服除改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戸由是賦役平爭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祲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餓死者今有粟之家閉不肯糶實窺伺攘奪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振其

鄉官為主之規畫防閑民甚頼之帥龔茂良以捄荒實
跡聞於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
清之拘集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
幕中謂曰侍郎因子言謂子愛民特立將薦子矣其以
閥閱來清之貽之以書曰所謂贏資者皆州縣侵刻於
民法所當禁縱有贏資是所謂羡餘也獻之自下而詔
止之令則止而求之乃自上焉不奪不饜其弊有不可
勝言者願侍郎自請于朝姑歸貳卿之班主大農經費

以佐國家如此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以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詣吏部銓得知宜黄縣茂良入為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清之於孝宗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并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為儀刑

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令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偪顧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寳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

上各以性行材畧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獎改太常寺主簿丁內艱服除通判鄂州鄂大軍所駐兵籍多偽清之白郡及諸司請自通判聽始俾偽者以實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張以節死嘉祐中詔封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無知其墓者清之與郡守羅願訪而祠之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為當然而尤謹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諸火

清之旨諭止之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衡自建炎軍興有所謂大軍月椿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八萬緡以四邑所入麹引錢及郡計畸零苗米折納充之舊法民有吉凶聚會許買引為酒麹謂之麹引錢其後直以等第敷納衡有五邑獨敷其四取民之辭不正良民徧受其害而黠民往往侮易其上乃幷與常賦不輸雖得麹引錢四五萬緡而常賦之失不啻數萬緡矣清之請於朝願與總領所酌損補移漸圖蠲減不報遂戒諸邑

董常賦緩雜征閣舊逋戒預折新薄籍謹推叔督勾銷明逋負防帶鈔治頑梗杞吏姦擾戶長費用有節滲漏有防稽考有政補置有漸先是郡飾廚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於所職無負於吾民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為勤哉清之自常祿外悉歸之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上供送使無可備已而郡計漸裕民力稍蘇或有報白

手自書之吏不與焉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姻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簡而易從郡人家有其書非理之訟日為衰息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設為疑問以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衆則增築臨蒸精舍居之其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説然後各指其

所宜用人君治天下諸侯治一國學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有可舉而措之之實為閱武場凡禁軍役於他所隱於百工者悉按軍籍俾詁訓閱作朱陵道院祠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於左祠晉死節太守劉翼宋死節内史王應之於右雅儒吉士日相周旋其間而參佐謀論多在焉劉孝昌者摯之孫也貧不自立清之買田以給之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財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

陰精舍以處來學者胡晉臣鄭僑尤袤羅點皆力薦清之於上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清之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徃候疾不廢講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病且革為書以别向浯彭龜年賦二詩以别朱熹楊萬里取高氏送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從事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初清之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吕伯

恭張栻皆神交心契汪應辰李燾亦敬慕之毋不逮養
每展閱手澤涕泗交頤從兄肅流落新吴族父曄寓丹
陽爻寓臨川皆迎養之從祖子僑為邵州録事參軍死
吴錫之亂清之遣其孫晉之致書邵守得其遺骨歸葬
焉族人自遠來館留之不忍使之遽去嘗序范仲淹義
莊規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
禮書定為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有以財為訟
見清之豫章清之為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

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為善士所著有曾子内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祭儀時令書續說苑文集農書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

南北塗炭今兹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
遣金人欲多歳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
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
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熳我乎抑善謀國者
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
服正恐彼資吾歳賂以厚其力乗吾不備以長其謀一
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為寒心又言侂胄自
知不為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

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鋭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讒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觝之德

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為中國憂葢金亡則上怙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吕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吕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

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己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産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産以漸給還兼

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亢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内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强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强兵足食為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饟皆

為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秘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為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

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廪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毁太平州私劄之大斛新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私匿賑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榘薛拯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經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

還德秀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
三四德秀首寛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
緊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
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劵不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
軍敗衂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畧禽之復徧行海濵
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脩
撰知隆興府承寛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
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興南安以弭汀贛鹽

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蘄黄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别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

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㝷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刼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刼遵而誅其亂者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

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絶

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雪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閫乃出於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

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
包苴入都為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疏
言朝廷之上敏鋭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
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
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録用上問廉吏徳秀以知袁
州趙篋夫對親擢篋夫直秘閣為監司具手劄入謝因
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
初御清暑殿徳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

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閤之義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

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韉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

殛上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韡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彌忠言于朝遂起韡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為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

耆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
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
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
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為德秀請于朝詔給度牒百
道彌遠覔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
刑橫歛無狥私鬻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
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
平賑之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滅京湖帥奉

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黄河之議德秀以為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為戸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説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娱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兹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

參知政事同編修勅令經武要畧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

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輙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佀冑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

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捄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絶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為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劍南

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泰二年召爲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盡亦急於內修姑逭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祕書

省正字御史徐柟即劾了翁對策狂妄獨侂胄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侂胄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為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為繁劇了翁以化善俗為治

首𨗳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訐之禁復為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未數月復元官知眉州眉雖為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𨶒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耇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為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蟇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士論大服

俗為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朝論韙之如其請遂寧闕守了翁行郡事即具奏乞修城郭備不虞廷議靳其費了翁增陴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秘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

約己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似吴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强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為四重鎮擇人以任虚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才用為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

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為省試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十七年遷秘書監尋以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為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

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葢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無所忌避而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别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葢即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父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

本立而無事不可為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為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屬濟王竑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朝士惟了翁與洪咨䕫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劘上最為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

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俄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五年改差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寳章閣待制潼州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脩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刱義塚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畀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因其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内擅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蠹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

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粲若白黑上讀之感動即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其初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

望而並招之用了翁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為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内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經幃進讀上必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上悉嘉納且手詔奬

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寧
廟乞趣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履畝之命以寬民力乞
詔從臣集議以捄楮弊乞儲閫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
事如儲人才凝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己之詔
如分別襄黄二帥是非如究見黄陂叛卒利害如分任
諸帥區處降附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
務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而不能安於
朝矣執政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

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辛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以為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上勉勞尤至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畧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于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

調遣援師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為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為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皆非上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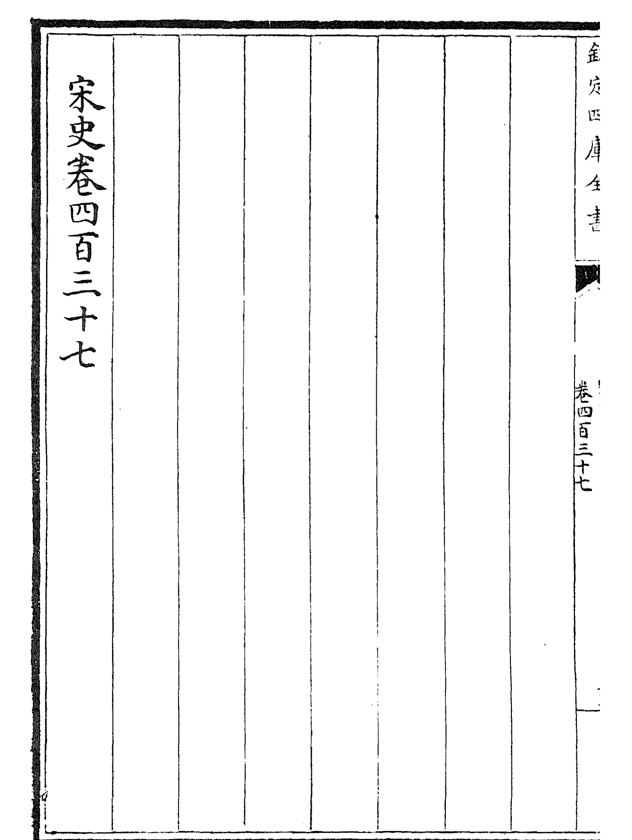
吾平生處己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慼額久之口授遺奏少馬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歎惜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説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縣民有

奉涅祠者罪之沉像於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
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
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
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狥人乎固辭不受選
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
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啟封還之有鄉人為
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
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

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粤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

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於世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